

鍾敬文著

柳花集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

荒原叢書

柳花集

鍾敬文著作

柳花集

(全一册)

實價五角

作者 鍾敬文

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

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

總發行所上海

羣衆圖書公司

分店 首都

版權所有

不許翻印

初版

1——1500

付印題記

這里十幾篇談講文藝的小文，是我三四年來，於偷空讀書之餘，禁不住一時高興，隨意揮筆寫下來的。雖先後曾在京，滬，粵，杭各地幾種流行的雜誌及報章的副刊上發表過；但這種淺薄蕪穢的東西，原早擬任其清朝生薄暮死，而毫無所顧惜的。誰知近日此間荒原社的朋友，熱心文藝，想刊行叢書，以貢獻於國內讀書界，要我也拿出一部稿子湊趣。我一時不能有所創製，只好乘着這寒假的末稍，費點工夫，把這些舊稿編集起來付印了。

年來雖然頗有人好意地稱說我是學什麼的，或研究什麼的；我却要在這里公開的捫着良心說一句，我是什麼也沒有好好學過或研究過的人，有呢，只可說是「胡鬧」兩字！對於一切都是如此，文藝當然

沒有例外。明乎此，朋友，你就可以曉得在這雜誌的十幾篇小文中，能夠供獻給你的，是些什麼了。

時至今日，談論文藝的，有種種派別和主張，雖然他們的宗旨，態度是那樣的各各不同，甚至於互相攻訐；但是如使用得適當，都會有相當的好處，愚拙的我是這樣愚拙地想着。因為我覺得世間有許多事情，本身並不見得有絕對的好或壞，而所以有這絕對的好或壞的意見，大概多由於當事者的看法不能一致。文藝在諸事物中，是一件比較奧妙奇詭的東西，對於它的看法要比其它一切更為紛歧，那也似乎是頗自然的事。我以為無論是科學的，歷史的，演繹的，歸納的，比較的，鑑賞的，印象的，社會的，那一派文藝批評的意見都好，在適當的範圍內應用起來，總有些效果。但必謂非如此不可，除此以外都要不得，這也許是忠於一派一系意見的好表示，然而其病也就在這固

於一己所知和所宗了。調和雖不可能或不必要，但相當的容許，似乎却是應當具備的態度，最少我們暫時對於文藝上紛歧的意見是該如此

上面說的，是我個人暫時對於文藝批評的一點拙見；至於我自己實際的工作，慚愧得很，它是如何駁雜粗淺，全不像個樣兒呢！中間有幾篇，頗自由地抒寫着一己的情懷或見識，朋友們說它很能彰彰地表現出自個的風調。我想即使這是真的，在這裡也不過有點「自個的風調」而已，我可不報然麼？

有一點似乎需要聲明的。這裏面的所收入的許多書籍的談話，有好幾篇是關於朋友的著作的。這並不是說，凡是我的朋友的东西，都是值得介紹的好寶貝，更不是說，對於朋友的东西，總應當給它喝幾下采，無論是好或壞。我是偷着閒讀書的，而人生又總不免有些親疏

厚薄的感情，於是在我所讀的小小的書堆中，朋友們的東西，却要自然而然地佔了許多成份。讀了感到有點話想藉着紙筆傳述出來的，當然不只是關於朋友的著作爲然；可是仍舊是爲了感情的緣故吧，寫了下來，結局終是關於朋友的要求比較多。談講非自己朋友的著作，雖然也一樣是我所高興做的；但不知怎麼，我總覺得我的拙筆如揮得過份的損害了作者的尊嚴時，於朋友是比較容易被寬恕的。尤其是人性是同樣地喜歡和希望人家進步的，對於相識的朋友更爲當然。這或許也是我於朋友們的作品願多寫幾句話的一個原因。

數年來，工餘胡亂把弄筆墨，所作關於文藝小文，本來不只此十幾篇。有許多是談講民間文學的，已大部份編纂入拙著民間文藝叢話第一二集中，有好幾篇，則因爲沒有抄存副稿，而所發表的刊物，又找尋不到，暫時無法搜得編入了。這里現有的十幾篇文字中，首先三

四篇，是談論文藝作品的歷史，詮釋及文體等問題的，中間十多篇，多是關於文藝書籍的欣賞和評論，末端兩三篇是談及電影和攝影的。性質雖如此繁雜，但所談的要不出於文藝問題，所以把它堆集在一起，也許不至於太無意思吧。

文中有一二微引舊籍之處，薄有錯誤的疑慮，但因付印匆匆，來不及細行檢考訂正了。他日有所發見，自當即作文正誤，或俟再版時改妥。倘承高明指示，心感不盡！

至於書名柳花，別無深義，聊取其輕薄不禁風之意，以象徵我這些小文的無力耳。

在此，謝謝幾位替我謄寫過稿子的朋友！

一八，二，二三，敬文自記於杭州。

時春雨釀寒，野犬狂吠的清宵也。

目錄

絕句與詞發源於民歌

盲人摸象式的詩談

談興詩

試談小品文

背影

羅亭

平伯君的散文

荷花的印象

仿吾的詩作

讀了影子的影子

讀瑪加爾的夢

李金髮底詩

讀完了烈火

給安徒生傳著者的信

飲水詞作者底友情

雨果的哀史

談談黑海賊

銀色的西湖

絕句與詞發源於民歌

——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問題

一

不知從那時候起，我腦裏便浮着這個觀念：中國詩歌體式，皆發源於民間的風謠。這自然只是偶然的直覺，並非經過了切實研討以後所得到的精確的結論；但自己意識着以爲頗有成立的可能，雖然不會的或許是不暇的着手的廣事搜集材料，試作一度精密的歸納的研究。今年春間，曾對顏剛先生提起這個意見，他似乎頗爲首肯。兩月前馮泉兄來粵，我也向他說及。他謂這是沒有什麼不對的，已經有許多材料在給我們證明着。我自己也逐漸因了客觀事實的發見，對於這個觀

念有較高的相信。雖然如此，我終沒有決心地下去做我要做的工作。

——廣集關於此問題的材料，而作精審的研攻。

幾日來心緒是異常的不安着，在這行將去家而未果之前。要深用心的事自然不能夠做，隨便看點書遣興也覺有些淡味。但一味坐着等看那白日消逝，究竟是不大可能而亦有點可惜的，於是，便想起這個問題了。可是這環境終是不很適宜於工作的：第一，當然是心思的匆迫而粗糙，其次時間的簡促與搜羅材料的困阻，尤其是重要的刺傷。索性不幹嗎？像也有點過不得意興。那麼，就把範圍縮小些吧。自然困難仍沒法捐除，可是動筆却比較的輕易了。現在只就可能的範圍內盡一點工夫去寫，將來當用一二年，少或數月的時間，以致力於這個問題的整個的探研，然後把所得的結論——如果有這結論——就正我們國內通博的學人。這一篇，只算是個簡陋的發端而已。

二

從來對於五七言絕句之定義是：「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」。

徐伯魯文體明辨云：

凡後兩句對者，是截前四句。如孟浩然宿建德江詩：「移舟泊煙渚，日暮客愁新；曠野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，」是也。前兩句對者，是截後四句。如王維息夫人詩：「莫以今時寵，能忘舊日恩；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，」是也。全篇皆對者，是截中四句，如王之渙登鸛雀樓詩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；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，」是也。全篇不對者，是截首尾四句。如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詩：「荒山秋日午，獨上意悠悠；

如何望鄉處，西北是融州？」是也。（敬文按：這裏所引證的，雖都屬於五言絕句，但七言絕句，也包括在其中。）

近人曾毅，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中也說：

絕之聲調與律同，或不與律同亦可。章四句，通常散行，亦有全體屬對者，有前二句與後二句屬對者。蓋由律詩中截來，故又號曰：「截句」。

五七言絕句發生的時代，大都以爲在唐朝，高棅唐詩品彙序云：

有唐三百年，詩衆體備矣。故有近體，往體，長短篇，五七言絕句等製，莫不興於始，成於中，流於變，而晦之於終。

但近人間也有謂其遠開源於隋，或南北朝間者。

詞的來源，古來頗多不同的意見，蜀中詩話云：

唐人長短句，詩之餘也，始於李太白，太白以草堂名集，故謂

之「草堂詩餘。」

藝苑卮言云：

詞者，樂府之變也。昔人謂李白菩薩蠻，憶秦娥，楊用修又傳其清平樂二首，以爲調祖。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。蓋文朝諸君臣，頌酒廢色，務裁綺語，默起詞端，實爲濫觴之始。

彭孫遯，則謂詞的長短錯落，發源自詩三百篇。（見於他的詞統源流）此外有的說起於子夜歌，有的說起於離騷，有的說起於武帝的江南弄，沈約的六憶及張志和的漁歌子等等，真可謂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了。

二

我現在要述說五七言絕句與詞的體式俱發源於民歌的理論與證見

了。

讀過文學史的人誰都要知道，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最初作品，是屬於民間的。希臘的 Elias 及 Odysseia 英吉利的 Beowulf 俄羅斯的 Bylina 等，何一非傳述自民衆？而這些民間的作物，在內容上體裁上都不免給了後來本國文學深重的影響。在中國，各時代民間作品的形式，影響於文學的體式，尤爲十分顯然的事實，古代的風謠，及詩經裏一部份的民歌，大概都是四言的，而三代秦漢以來的四言詩便於是乎取則，漢朝民間新興了五言的歌謠，而不久又影響到文人的作品，而成了流行的體式。元朝間的曲，起初原是民衆新創作，但到了後來，文人學士又採用之來表現自己的感情思想了。這些昭昭的已往的史實，除了別有肺腑的人，餘的當不至會來否認。所以我說五七言絕句與詞的體式俱發源於民歌，是一樁很尋常的事，並非什麼獨特例外的。看了文

學史的成例，便可知道。

說到這裏，不免要湧起一個問題：這種事實所由發生的理由何在呢？我略略的試給它解答一下。

民衆的腦筋與行動，普通沒有士人貴族那麼拘牽受禁錮，比較地是活潑的自然，所以他們常能因時代環境的不同，而不自覺地變更他們應付事物的工具。中國白話文的製作，起初是出於民間的，簡筆字的採用，也是出民間的。他們沒有很濃重的傳統的觀念，遇到此路不通時，便毫無遲疑的另走別途了。士人貴族，可就不能够如此爽快，他們大多數有崇古因循等牢不可破的觀念。一種事物，在他們中間，如已經成了範式的，忽然要把他一下摔掉了去，而代替以一種新興而尚未着信用的，這於他們就不免遲疑顧慮，甚而打起『扶王滅賊』的旗幟，作誓死的保皇黨了。近年林紓等之死守古文殘壘，對於白話